

世界文学译丛

童年 在人间

周殿富◎主编 [苏]高尔基◎著 张贵英◎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童年》描写了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父亲去世后，随母亲寄住在外祖父家中度过的岁月。他得到外祖母的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述的优美童话的熏陶，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两个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生活琐事中表现出来的自私、贪婪。《在人间》描述了主人公阿廖沙十一岁时，母亲又不幸去世，外祖父也破了产，他无法继续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走上社会，独立谋生。

童年
在人间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译丛

童年在人间

周殿富主编 [苏]高尔基著 张贵英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策划：崔文辉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在人间 / (苏) 高尔基著; 张贵英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9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0755-8

I. 童… II. ①高… ②张…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8919号

书	名：童年 在人间
著	者：[苏联] 高尔基
译	者：张贵英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1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755-8
定	价：33.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童年

一	3
二	12
三	23
四	39
五	50
六	62
七	69
八	78
九	91
十	102
十一	118
十二	130
十三	144

在人间

第一章	157
第二章	163
第三章	175
第四章	183
第五章	195
第六章	205
第七章	213
第八章	218
第九章	230
第十章	238

第十一章	255
第十二章	268
第十三章	284
第十四章	294
第十五章	305
第十六章	313
第十七章	321
第十八章	323
第十九章	323
第二十章	327

童 年

这时父亲正仰面朝天地躺在地板上，房子狭小而昏暗。

他穿着一身白衣，光着脚，手指僵硬而有弧度地打着弯儿。

他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上了，好像是两个黑洞，脸色发黑，齙着牙咧着嘴，好像还在吓唬我。

母亲静静地跪在父亲旁边，用那把我常常锯西瓜皮的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凌乱的头发。

母亲系着红色的围裙，哽咽地喃喃自语着，眼泪不断地从她红肿的眼里涌出。

外祖母也紧紧拽着我的手，她也在哭，哭得浑身颤抖，以致弄得我的手也跟着抖起来。

她用力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不想去，我心里非常害怕！

我还从没见过这种场面，有一种突如其来、无所适从的恐惧。

外祖母不停地说着：“快，跟爸爸说再见吧，孩子。他本还不应该走呀，可是他死了，你以后永远都见不到他了，亲爱的……”

我从小就相信我外祖母说的每一句话。尽管她现在穿了一身黑衣服，而且脑袋和眼睛都显得特别大，挺奇怪，甚至有些滑稽。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曾得过一场大病，刚开始是父亲照顾我，后来，外祖母来了，就由她来照顾我了。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我好奇地问她。

“涅日涅呀，是坐船来的，要知道，水面上是不能行走的，小鬼！”她答道。

在水上不能走！要坐船！啊，太好玩了，太不可思议了！

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住着贩卖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沿着楼梯，顺势可以滑下去，要是摔倒了，就会头向下栽下去。

周围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上来的人。

“为什么叫我小鬼呢？”我好奇地问。

“因为你人小鬼大呀！”她笑嘻嘻地说。

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和气的乐观的老人了，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刻离开这儿。

因为我住在这儿实在太难受了。因为我也想了解更多外面的

东西。

母亲的号啕哭声吓得我六神无主，她以前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软弱过，她一向是态度极其严厉的。

母亲高高大大，骨头坚硬，力气特别大，她总是打扮得清清爽爽的。

可是现在不行了，衣服凌乱不堪，乌七八糟的。以前的头发梳得光光的，贴在头上，像个漂亮的大帽子，现在都披散在赤裸的肩上。她跪在那儿，有些头发都碰到了爸爸的脸上。

我在屋子里站了好长时间了，可她好像当我不存在似的，只是不停地为父亲梳着头，泪水也不停地流。

门外噉噉地好像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

“行啦，快点收拾吧！”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

窗户被黑披肩遮着，刮起了一阵风，披肩被吹了起来，飒飒有声。

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得正尽兴，突然天上一声雷响，吓得我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父亲哈哈大笑起来，用膝盖夹住我，大声说：

“别怕，有爸爸在！”

想到这儿，我突然看见母亲用力地从地板上爬着站了起来，可没站稳，砰的一声又仰面倒了下去，头发散在了地板上。

她双目紧闭，牙关紧咬，面色铁青，也像父亲似的说：

“滚出去，阿拉柯赛！把门关上！”

外祖母一把推开我，冲门外喊着：

“你们别怕，朋友们，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请大家离开这儿吧！”

“这不是霍乱，这是要生孩子，请原谅！”

我迅速地一下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母亲在地上不停地打着滚儿，痛苦地呻吟着，把牙咬得咯咯响。

外祖母也跟着她在地上爬着，快乐地说：

“噢，圣母保佑！”

“以圣父圣子的名义，阿廖沙，坚持住，忍耐一下！”

太可怕了！

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滚去，来回碰他，可他无动于衷，似乎还在笑！

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母亲有好几次试图站起来又都倒下了，外祖母则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跟着母亲在地上翻滚。

突然，在黑暗中，我听见一个孩子的啼哭声！

“噢，感谢我的主，生了一个男孩！”

外祖母点着了蜡烛。

后来发生的事我就记不清了，因为我在角落里睡着了。

记忆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在荒凉坟场上的一角。

天下着雨，我站在满是泥泞的小土丘上，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慢慢地放进墓坑。

坑里都是水，还有几只青蛙，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坟旁边的，有我、外祖母、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脸色晦暗的乡下人。

雨点不停地抽打在大家的身上。

“埋吧，埋吧！”警察不耐烦地下着命令。

外祖母又哭了起来，用一角头巾捂着脸。

乡下人立刻撅起屁股拿起铁锹，往坑里填土。

土打在水里，哗哗直响，那两只青蛙迅速地从棺材上跳了下来，向坑壁上爬，可是土块很快又把它们打了下去。

“走吧，阿拉柯赛！”

外祖母拉了拉我的手，我挣脱了，因为我还不想走。

“唉，真是的，上帝！”

我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默默地站在那儿，坟已填平了，她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刮起风来，雨停了。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拍着地，吧唧吧唧地响。

外祖母带着我，穿行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之间，向远远的教堂走去。

“你为什么不哭呢？爸爸死了应该大哭一场才对！”走出坟场的围墙时，她说。

“我不想哭。”

“噢，不想哭，那就算了，不哭也没什么！”

我很少哭，哭也是因为受了气，绝不会因为疼什么的。

因为我一哭，父亲就会笑话我，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不许哭！”

我们坐在一辆小马车上，走在满是泥泞而肮脏的街道上。街道很宽，两边矗立着的都是深红色的房子。

“那两只青蛙还能跳出来吗？”

“也许出不来了，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没事儿！”

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这么经常地说过上帝。

几天以后，外祖母、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准备回外祖母家。

刚生下来的小弟弟夭折了，裹着白布，外面缠着红色的带子，静静地躺在一张小桌子上。

我坐在包袱上，从狭小的窗户向外探，外面泛着泡沫的浊水迅速地向后退着，溅起来的水花时不时地溅落在窗户上。

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我本能地跳了起来。

“噢，孩子别怕！”

外祖母用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了起来，再次把我放到了包袱上。

水面上浓雾茫茫，远方偶尔现出一片黑色的土地来，马上就又消失于浓雾之中了。

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抖，只有母亲，脸上没有表情，双手枕于脑后靠着船站着，像木偶一样一动不动。

她脸色铁青，双眼紧闭，一声不吭。

她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衣服也变了。我觉得母亲越来越像另外一个人。

外祖母常常对她说：

“阿廖沙，吃一点儿东西吧，哪怕少吃点儿，好吗？”

母亲似乎没听见，依旧无动于衷。

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轻言细语、和声和气的，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可也很小心，似乎还有点害怕。

她多少有点怕母亲，这使我和外祖母显得更亲近了。

“什列多夫，那个水手呢？”

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

什么？什列多夫？水手？不明白母亲到底在说什么。

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穿着一身蓝衣服，手里拿着个木匣子。

外祖母接过木匣，把小弟弟放了进去。

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慢慢地走向门口，可她太胖了，要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才能挤过那窄窄的舱门。

她有点不知所措。

“看你，妈妈！”

母亲叫了一声，接过棺材。她俩走了。

我还在舱里，上下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

“啊，你的小弟弟死了，是吗？”

“你是谁?”

“水手。”

“什列多夫呢?”

“那是个城市的名字。你看，窗外就是!”

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闪现出移动着的黑土地，好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

“外祖母呢?”

“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

“把他埋在地下吗?”

“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

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我看见埋了两只青蛙的场面，他抱起我来，亲了亲。

“啊，孩子，有些事你还不懂，长大你就知道了!”

“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你看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

汽笛呜呜地响了——船要靠岸了。

我知道这是船在叫，所以并不害怕。那个水手听到船叫也赶紧放下我，跑了出去，边跑边说：“快点，快点!”

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他跑了出来。

门外，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

往上看，一些人背着包袱、提着提包向外走。他们要下船了，我也该下了。

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有人对我嚷了起来：“这是谁的孩子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

人们摸摸我、拍拍我，弄得我有点无所适从。最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跑了过来，把我抱起来说：

“噢，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从阿斯特拉罕来。”

他把我抱回舱里，扔在行李上，吓唬我：

“如果再乱跑，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我呆坐着没有任何意识。

终于头顶上的脚步声、人声没有了，轮船也不噗噗地响了，也停止了打战。

舱里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舱里黑黑的，行李好像都大了

一圈儿，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难道我就永远地被抛弃在船上了吗？

我去开门，却打不开，铜门把手根本就转不动。

我抓起装牛奶的瓶子，使劲地向门把手砸过去，瓶子砸碎了，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

我十分沮丧，和衣躺在包袱上，呜呜地哭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我含着泪水睡着了。

轮船噗噗的颤动把我惊醒了，舱里的窗户明亮亮的，像个小太阳。

外祖母已坐在我身边，皱着眉头梳头，并且不停地自言自语着。

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实地盖住了双肩、胸脯、膝盖，一直垂到地上。

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绾起来，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

她的嘴唇无意识地歪着，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映衬下显得很小，显得很滑稽。

她今天明显的不高兴，不过我问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

“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密密的头发！”

“年轻的时候，这可是我最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现在我讨厌它了！”

“睡吧，我的孩子，天还早呢，太阳才刚出来！”

“我不想睡了！”

“好，不睡就不睡了。”她马上就同意了，一边编着辫子，一边看了看沙发上躺着的母亲。母亲躺在那儿，一动不动，像个木偶。“好了，你说说，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偷偷地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甜蜜，总是那么有耐心，所以我记住了每个字。

她笑的时候，黑色的眼珠亮亮的，透露出一种无以言说的愉快。她牙齿雪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仍然显得年轻。

她脸上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上面是个红鼻头。

她有一个黑色的鼻烟壶并且总是穿黑色的衣服，像一个黑色的皮球，可黑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却是让人感到阳光般的温暖。

她胖胖的，有点驼背，举止却灵活得很，像只大肥猫。

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迎来了光明，还为我周围的东西带来了美丽的光环！

她是我永远的朋友，是最了解我的人、最信任的人，我与她是最知心的朋友！

她无私地教育了我，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

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慢慢地前行着。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涅日涅，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

天气转晴，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坐着欣赏沿途的风景。

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着，秋高气爽，天空晴朗，两岸的秋色很浓，一派丰收前的景象。

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有节奏地缓缓拍打着蓝色的水面，轰轰作响。

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像只土鳖一样好笑。

船移景走，两岸的景致随时随地都发生着变化，城市、乡村、山川、大地，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

“啊，好美啊！”让人不由得感叹道。

外祖母精神抖擞，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兴奋地睁大了眼睛。

她偶尔站住，立在那儿，看着远方的河岸发呆，偶尔她两手交叉放在胸前，面带微笑，眼里却噙着泪水。

我拽了拽她的黑裙子。

“噢，我应该睡着了！”她一震。

“你为什么流泪啊？”

“亲爱的宝贝，我流泪是因为我太高兴了！”

“我年纪大了，你知道，我已经活了六十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一些我没听过的故事，其中有善良的强盗，有妖魔鬼怪，也有圣人贤士等。

她的声音很低，脸紧紧地贴着我的脸，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似乎要从她的眼睛里往我的眼睛里注入令人兴奋的力量。

她讲得自然流畅，非常好听，我入神地听着，每次她讲完了，我总会说：

“再讲一个！”

“好，好，再讲一个！”

“有一个灶神爷，坐在炉灶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他疼得哎哟哎哟地直叫：‘哎哟，疼死了啊，我受不了了，小老鼠！’”

一边讲着，外祖母一边抬起一只脚，晃来晃去，假装非常痛苦的样子，好像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

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身材高大的

男人。

他们也夸奖外祖母讲得好：“再讲一个，老太太！”

末了还说：“走，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

餐桌上，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让我吃西瓜，还有香瓜。

不过，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因为在船上有一人，他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他看见了会毫不客气地夺过水果扔到河里去的。

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上面钉着铜扣子，整天像喝得醉醺醺的醉汉，大家都躲着他。

母亲很少上甲板上来，她总是躲着我们。她一个人待着。

母亲身材高大且挺拔，面色铁青，辫子粗大，总盘在头顶上，像王冠似的。

她永远沉默着，好像有一层无法突破的雾笼罩着她，她那一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好像永远在一旁冷漠地观察着人世。

她曾经严肃地说：“妈妈，大家可都在笑话你呢！”

“我不在乎，尽管去笑话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还清晰地记得，外祖母一看见涅日涅，就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手舞足蹈。

她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走到船舷旁边，大声地说：

“快看，啊，好美啊！”

“那就是涅日涅，天哪，像不像神仙住的地方？”

“你看，那是教堂，好像是在空中飞翔！”

她兴奋得几乎流出眼泪来，央求着我母亲：

“阿廖沙，你快去看看啊！”

“你可能把这地方遗忘了吧？快看看呀，你会高兴起来的！”

母亲顺从地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

轮船停在了河当中。

河上挤满了船只，数百根桅杆耸向天空。

一只载满了人的船靠上了轮船，人们从船上搭好梯子，走到了轮船的甲板上。

有一个干瘦的老头儿行走在最前面，他穿着一身黑，胡子是金黄色的，鼻子是弯的，眼睛是绿的。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叫了一声，一下子扑到了他怀里。

他抱住母亲，抚摸着她的脸，声音很尖地喊着：

“噢，傻孩子，发生什么事啦？”